

玛格丽特·杜拉斯

劳儿之劫

Le ravisement de Lol V. Stein

Marguerite Duras

Marguerite

上海译文出版社

不能修改。不可能。
这是我最想写、
同时也是我最难懂的一本书。



王东亮译

劳儿之劫

Le ravissement de Lol V. Stein

玛格丽特·杜拉斯 著

Marguerite Duras

王东亮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劳儿之劫 / (法) 杜拉斯 (Duras, M.) 著,
王东亮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5. 7
(玛格丽特·杜拉斯作品系列)
ISBN 7-5327-3671-7

I. 劳... II. ①杜... ②王...
III. 小说—法国—现代 IV. 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17700 号

MARGUERITE DURAS

Le ravissement de Lol V. Stein

本书根据伽里玛出版社 2003 年 1 月法文版译出

© Éditions Callimard, 1964

All rights reserved.

All adaptations are forbidden.

图字: 09-2005-140 号

劳儿之劫

Le ravissement de Lol V. Stein

MARGUERITE DURAS

玛格丽特·杜拉斯 著

王东亮 译

出版统筹 赵武平

责任编辑 周 冉

装帧设计 陆智昌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易文网: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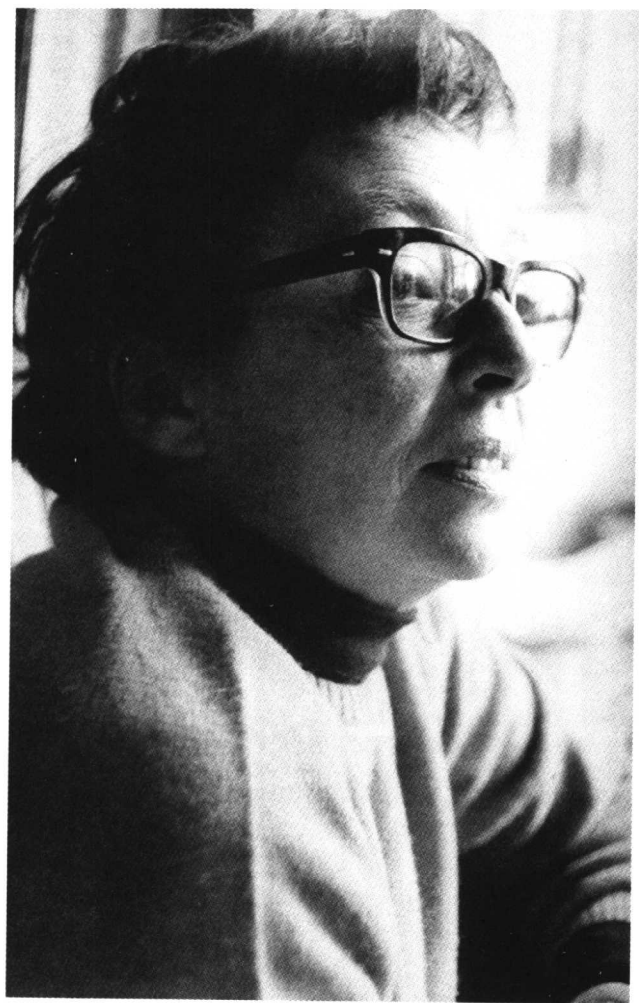
开本 787 × 1092 1/32 印张 7.75 插页 4 字数 113,000

2005 年 7 月第 1 版 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27-3671-7/I · 2083

定价: 25.00 元

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 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缺页、错装或损坏等严重质量问题, 请向印厂联系调换



致索尼娅

劳儿·瓦·施泰因生在此地，沙塔拉，在这里度过了青少年时期的大部分时光。她的父亲曾是大学老师。她有一个大她九岁的哥哥——我从未见过他——据说住在巴黎。她的父母现已不在人世。

关于劳儿·瓦·施泰因的童年，即便从塔佳娜·卡尔那里，我也从来没有听到什么给我留下特别印象的事情。塔佳娜是劳儿中学时最好的女友。

星期四的时候，她们俩在学校空寂的操场上跳舞。她们不愿意与其他人一起排队出去，她们宁愿留在学校里。塔佳娜说，学校也不管她们俩，她们长得可爱迷人，比别人更知道讨巧，学校就准了她们。跳舞吗，塔佳娜？邻近建筑物里传来过时的舞曲，那是电台里的恋旧歌曲节目，这对她们就足够了。女学监们没了踪影，这天的的大操场上

只有她们两个，舞曲的间歇传来街上的噪音。来，塔佳娜，来呀，我们跳舞，塔佳娜，来吧。我知道的是这些。

也知道下面这些：劳儿在十九岁那年遇到了麦克·理查逊，是学校放假的时候，一天早晨，在网球场。他二十五岁。他是T滨城附近大地产主的独生子。他无所事事。双方家长同意结婚。劳儿该是六个月前订的婚，婚礼要在秋季进行，劳儿刚刚辍学，她来到T滨城度假，正赶上市立娱乐场举办本季的盛大舞会。

塔佳娜不相信这著名的T滨城舞会对劳儿·瓦·施泰因的病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塔佳娜将病因追溯得更早，甚至早于她们的友谊。它早就孵在那里，孵在劳儿·瓦·施泰因身上，因为一直有来自家庭、其后又来自学校的呵护关爱包围着她，才没有破壳而出。她说，在学校里，并且也不止她一个人这样想，劳儿的心就已经有些不在——她说：那儿。她给人印象是勉为其难地要做出某种样子却又随时会忘记该这样去做，而面对这样的烦恼她又能泰然处之。温柔与冷漠兼而有之，人们很快便发现，她从来没有表现出痛苦或伤心，从来没有看到她流出过一滴少女的泪。塔佳娜还说劳儿·

瓦·施泰因长相漂亮，在学校里很抢手，尽管她像水一样从你的手中滑落，你从她身上抓住的那一点点东西也是值得做一番努力的。劳儿很风趣，爱开玩笑，也很细致，尽管她自己的一部分总是与你远离，与现在远离。远离到哪里呢？到少女之梦中吗？不是，塔佳娜说，不是，可以说还没有任何着落，正是这样，没有任何着落。是不是心不在焉呢？塔佳娜倒倾向于认为，也许实际上劳儿·瓦·施泰因的心就是不在——她说：那儿。心有所系，是大概要来的，可是她，她没有经历到。是的，看来在劳儿身上，是感情的这个区域与别人不一样。

传言劳儿·瓦·施泰因订婚的时候，塔佳娜她对这个消息半信半疑：这个被劳儿发现又吸引了她全部注意力的人是谁呢？

当她认识了麦克·理查逊并且见证了劳儿对他的疯狂激情后，她动摇了但还是有所疑虑：劳儿不是在她那颗不完全的心安排归宿吧？

我问她，后来劳儿的疯狂发作是否证明她自己弄错了。她重复说不，在她看来，她认为这一发作与劳儿从一开始就是合为一体的。

我不再相信塔佳娜所讲的任何东西，我对任何东西都不再确信。

以下，自始至终所述，混杂着塔佳娜·卡尔讲的虚实莫辨的故事以及我自己有关T滨城娱乐场之夜的虚构。在此基础上，我将讲述我的劳儿·瓦·施泰因的故事。

这一夜之前的十九年，我不想知道得比我所说的更多，或差不多一样多，也不想以编年顺序以外的方式去了解，即便其中隐含着使我得以认识劳儿·瓦·施泰因的某个神奇时刻。我不愿这样，是因为劳儿青少年时期的生活在这个故事中的出现，有可能在读者眼中会略微削弱这个女人我的生活中沉重的现实存在。因此，我要去寻找她，抓获她，在我以为应该去这样做的地方，在她看起来开始移动向我走来的时候，在舞会最后的来客——两个女人——走进T滨城市立娱乐场舞厅大门的确切时刻。

乐队停止演奏。一曲终了。

人们缓缓退出舞池。舞池空无一人。

年长的那个女人迟行片刻，环顾大厅，然后转过身来朝陪同她的年轻姑娘微笑。毫无疑问，两人是母女。两人都是高个子，一样的身材。但如果说那年轻姑娘在适应自己的高挑身材和有些坚硬的骨架上还略显笨拙的话，这缺陷到了那母亲身上却成了对造物隐晦否定的标志。她那在举手投足一动一静中的优雅，据塔佳娜说，令人不安。

“她们今天上午在海滩上，”劳儿的未婚夫麦克·理查逊说。

他停下来，他看到了新的来客，然后他将劳儿拖向酒吧和大厅尽头的绿色植物那里。

她们穿过了舞池，也朝这同一个方向走来。

惊呆了的劳儿，和他一样，看到了这个风姿绰约的女人带着死鸟般从容散漫的优雅走过来。她很瘦。大概一直这样瘦。塔佳娜清楚地记得，她纤瘦的身上穿着一袭黑色连衣裙，配着同为黑色的绢纱紧身内衬，领口开得非常低。她自己愿意如此穿戴打扮如此以身示人，她如其所愿，不可更改。她身体与面部的奇妙轮廓令人想入非非。她就是这样出现，从今以后，也将这样死去，带着她那令

人欲火中烧的身体。她是谁？人们后来才知道：安娜-玛丽·斯特雷特。她美丽吗？她多大年龄？她有过什么经历，这个不为他人所知的女人？她是通过什么神秘途径达到了这样的境界，带着快乐且耀眼的悲观厌世，轻如一粒灰尘的、不易觉察的慵散微笑？看来，惟一使她挺身而立的，是一种发自身心的果敢。但这果敢也是优雅的，和她本人一样。二者信步而行，无论走到哪里都不再相分相离。哪里？任何东西都不再能够触动这个女人，塔佳娜想到，任何东西都不再能够，任何东西。除了她的末日，她想。

她是否行走时顺便看了麦克·理查逊一眼？她是否用抛在舞厅里的那种视而不见的目光扫了他一眼？不可能知道，因而也就不可能知道我讲的劳儿·瓦·施泰因的故事什么时候开始：她的目光——走到近处人们会明白原来这一缺陷源自她的瞳孔那几近繁重的脱色——驻落在眼睛的整个平面，很难接收到它。她的头发染成棕红色，燃烧的棕红色，似海上夏娃，光线反而会使她变丑。

她从他身边走过时，他们互相认出来了吗？

麦克·理查逊向劳儿转过身来邀请她跳他们毕生在一

起跳的最后一支舞的时候，塔佳娜·卡尔注意到他面孔苍白，布满了骤然而至的心事，于是她明白他也看到了这个刚进门的女人。

劳儿无疑注意到了这一变化。她好像是不由自主地来到他面前，没有对他的惧怕也从来没有惧怕过他，没有惊奇，这一变化的性质看来对她不是陌生的：它是麦克·理查逊这个人身上所固有的，它与劳儿到目前为止所了解的他有关。

他变得不同了。所有人都能看出来。看出来他不再是大家原以为的那个人。劳儿看着他，看着他在变。

麦克·理查逊的眼睛闪出光亮。他的面部在满溢的成熟中抽紧。上面流露着痛苦，古老的、属于初世的痛苦。

一看到他这样，人们就会明白，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任何词、任何强力能阻止得了麦克·理查逊的变化。现在他要让这变化进行到底。麦克·理查逊的新故事，它已经开始发生了。

对此情此景的亲眼目睹和确信无疑看来并没有伴随着痛苦在劳儿身上出现。

塔佳娜发现劳儿也变了。她窥伺着这一事件，目测着

它辽阔的边际，精确的时辰。如果她自己不仅是事件发生也是事件成功的动因，劳儿不会如此着迷。

她又和麦克·理查逊跳了一次舞。这是最后一次。

那女人现在一个人，与柜台稍有些距离，她的女儿与舞厅门口处的一群相识聚在了一起。麦克·理查逊向女人走去，情绪那样激动，人们都担心他会遭到拒绝。劳儿，悬在那儿，她也在等待。女人没有拒绝。

他们走进舞池。劳儿看着他们，像一个心无旁系的年老妇人看着自己的孩子离开自己，她看上去爱着他们。

“我应该请这个女人跳舞。”

塔佳娜清楚地看到了他以新方式行动，前进，像受刑一样，鞠躬，等待。女人轻轻皱了皱眉头。她是否也认出他来，因为上午在海滩上看见过他，仅仅为了这个原因？

塔佳娜待在劳儿身边。

劳儿本能地与麦克·理查逊同时朝安娜-玛丽·斯特雷特的方向走了几步。塔佳娜跟着她。这时她们看到了：女人微微张开嘴唇，什么也没说，惊奇地看到上午见过一面的这个男人的新面孔。待她投入到他的臂弯中，看到她突然变得举止笨拙，因事件的促发而表情愚钝、凝滞，塔佳

娜就明白他身上适才的慌张也传到了她身上。

劳儿回到了酒吧和绿色植物后面，塔佳娜跟着她。

他们跳了舞。又跳了舞。他，目光低垂到她脖颈后裸露的地方。她，比他矮些，只看着舞厅的远处。他们没有说话。

第一支舞跳完的时候，麦克·理查逊像往常一直做的那样走到劳儿身边。他眼中有种对援助、对默许的恳求。劳儿向他微笑。

随后，接着的一首曲子跳完时，他没有回来找劳儿。

安娜-玛丽·斯特雷特与麦克·理查逊再没有分开过。

夜深了，看起来，劳儿所拥有的痛苦的机会越来越少了，好像是痛苦没有在她身上找到滑入的地方，好像她忘记了爱之痛的古老代数。

晨曦即至，夜色退尽的时候，塔佳娜注意到他们都老了许多。尽管麦克·理查逊比这个女人年轻，但他也达到了她的年纪并且他们三个——还有劳儿——一起长了许多年纪，有几百岁，长到了沉眠在疯人身上的那种年纪。

在这同一个时辰，他们一边跳着舞，一边说了话，几句话。舞曲间歇，他们继续完全沉默，并排站着，与众人

保持距离，一成不变的距离。除了他们的手在跳舞时交合在一起外，他们没有比初次相见时更接近。

劳儿一直待在事件发生、安娜-玛丽·斯特雷特进门时她所处的地方，在酒吧的绿色植物后面。

塔佳娜，她最好的女友，也一直在那儿，抚摸着她放在花下的小桌子上的那只手。是的，是塔佳娜在整整一个夜晚对她做着这一友好的动作。

黎明时分，麦克·理查逊用目光向大厅深处寻找某个人。他没有发现劳儿。

安娜-玛丽·斯特雷特的女儿早就离开了。看上去，她的母亲既没有注意到她的离去，也没有注意到她不在场内。

劳儿大概和塔佳娜一样，和他们一样，都还没有留意到事物的另外一面：随着白日到来，一切都将结束。

乐队停止了演奏。舞厅看上去差不多空了。只剩下几对舞伴，其中有他们一对。此外，在绿色植物后面，还有劳儿和这另一个年轻姑娘，塔佳娜·卡尔。他们没有注意到乐队停止了演奏：在乐队本该重新演奏的时刻，他们又自动地拥在一起，没有听到音乐已经没有了。正在这时

候，乐师们一个一个地从他们面前走过，小提琴封闭在阴郁的琴盒中。他们做了个让乐师们停下来的手势，或许要说什么，无济于事。

麦克·理查逊把手放在自己额头上，在舞厅中寻找某种永恒的标记。劳儿·瓦·施泰因的微笑就是其中的一个，但他没有看到。

他们默默地互相注视着，长久无语，不知该做什么，怎样走出这一夜。

这时候，一个有了些年纪的女人，劳儿的母亲，走进了舞厅。她一边谩骂着他们，一边质问他们对她的孩子做了些什么。

谁会把这一夜发生在T滨城娱乐场舞厅里的事情通知了劳儿的母亲呢？那不会是塔佳娜·卡尔，塔佳娜·卡尔没有离开过劳儿·瓦·施泰因。她是自己来的吗？

他们在自己的周围寻找被辱骂的人。他们没有回答。

当母亲在绿色植物后面发现她的孩子时，空寂的大厅里响起混杂着抱怨和关切的声音。

当母亲来到劳儿身旁碰到她时，劳儿终于松开了手中的桌子。此时此刻她只意识到一个结局显现出来，不过是